



线

人

—

一个黑道卧底者的自述



1. 记得那天是星期天，早晨我想睡个懒觉。所以，屁儿屁儿机报无气预报时，我就把机器关了。我不想让任何人来打扰我。可是，就在我朦朦胧胧刚刚要睡过去的时候，床头柜上的电话却突然响了。我吓了一跳。本不想接，可那铃声却响得很有耐心，我只好半睁开眼睛抓起电话，没好气地说：“谁呀？”

“你是陈冬吗？我是公安局！”

一听公安局，我吓得一激灵。最近我没犯啥事啊，公安局找我干什么呀？我的睡意一下全没了，急忙换上一副谦卑的口吻说：“公安局？谁呀？是于哥吗？”

我说的这个于哥叫于小刚，是北郊路派出所的所长，我好几回事儿都犯在他手里了，所以与他挺熟，有事没事总跟他套磁。

“我不是你于哥。”对方嘻笑道。这声音听着挺熟，可是，我竟一时想不起这声音是谁的了。

“不是于哥那你是谁呀？”

“老实交待，你最近都干啥坏事啦？”

这时，我猛一下听出来了，打电话的是他妈四眼子。我就有些生气：“我说四眼子，你他妈装啥呀！跟我咋还玩这套呢？”

四眼子在电话里咯咯乐了，说：“我要不这样吓唬你，你能醒过来吗？”

“你咋知道我睡觉呢？”

“我还不知道你，懒驴一个，这大星期天你不睡觉还能干啥呀！”

“说，大清早的打电话干啥？”

“冬子，我这些日子手挺紧。”

“咋的？想借钱呀？”

“借钱你有是咋的？你不也跟我一样嘛，也是一青皮大仙

嘛！”

“那你是啥意思啊？”

“今儿我想出去走趟活儿。”

“走活儿？”

“啊。你跟我一起去呗。”

那一刻，我有点踌躇。自从上次在三马路翻船之后，我已经好长时间不走活儿啦。我总觉干那活没意思，想洗手。可是，有时候兜里一没钱，憋急眼了，手就刺挠。说心里话，这些日子，我的手边挺紧，现在，四眼子这么一勾引，我的心又有点活了。

“咋的，不想干呐？不想干就拉倒，我好去找别人。”四眼子的口气有点急。

我沉吟了一下说：“你还想找谁呀？”

“不想找谁，咱俩就够了。”

“那周扒皮呢？”我问道。

“不找他，那小子太黑。”

“那好吧。咱俩几点前聚齐呀？”

“九点半，火车站正门大钟底下见面，不见不散。”

“好吧。”撂下电话，我一点睡意都没有了，心里暗想，这真是下水容易上岸难啊。

我懒懒地坐起来，斜靠在床头点了一支烟，慢慢地吸着。对今天的这趟活儿，心里一点底也没有，上次在三马路翻船的事情，又在我眼前浮现出来。

那天，在61路公共汽车上，我瞄准了一个穿皮夹克的女人。那女人背了一个小皮包，她买票的时候，我看她皮兜里有好几张百元大票。因此，到三马路的时候，我便开始使活儿，用刀片把她的皮兜拉开，就在我伸手去拿钱的时候，手腕儿被人给攥住了。我回头一看，原来是北郊路派出所的于小刚。真是冤家路窄，我怎么又落他手里了？于小刚并没有声张，只是提醒那女人

把包里的钱看好。我看见那女人一见包被割破了，脸都吓白了。于小刚给我戴上手铐，在三马路下了车。就这样，我在局子里一下就关了好几个月。后来，可能因为大案要案多了，也顾不过来我了，就把我放了。放我那天于小刚语重心长地说：“陈冬，可别干啦，你偷人家钱，多损呐！二十多岁的大小伙子，干点啥不好啊！”

我穿上衣服，洗把脸，刚要出去，床头的电话又响了。我有些不耐烦地抓起电话：“喂，谁呀？”

“冬子，是我啊。”

“你是谁呀？”我没好气地问。

也不知咋回事，每次走活儿之前，我的心情都不好，有一股无名的怒火，不知往哪发才好。

对方听我的口气挺冲，就嘿嘿乐了！“咋的呀？连哥们儿声都听不出来啦？我是雁涛啊。”

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是周扒皮。周扒皮本名周雁涛，也是我们这条道上的一个泼皮，这小子心黑手狠，是个不可得罪的主儿。所以我赶忙换了口气说：“哎哟，我还真没听出来。”

“听你口气这么冲，我还以为你成款儿了呢！”

“就我这熊样还能成款儿？雁涛，有事咋的？”

“今儿想跟你走趟活儿呢。”

“走活儿？”

“这些日子手紧。”

我有点纳闷儿，今儿这俩小子是怎么啦，咋都想找我走活呢？但是，我已经答应四眼子了，就不好再答应他了。而且，四眼子已经明确说，周扒皮这小子黑，让我不要找他，因此，我只得编个瞎话推辞：“不行啊，雁涛，我今儿有事儿。”

“有事儿？是不是想自个儿吃独食啊？”

“哥们儿是那种人吗？”

“那好吧，你有事，我只好找别人了。”

2. 我打辆车来到火车站。下了车，远远地朝四眼子喊了一声。四眼子看看表，笑着骂道：“敢情你他妈是踩点来的。”

“你来多长时间啦？”我问道。

“差不多 10 分钟吧。”四眼子说。

“让你久等啦。”我客气了一句。

“我发现你小子现在挺他妈能装！”四眼子突然骂道。

“我还能装？”

“你小子要是对不起我，可别说我对你不客气！”

我笑了一下，说：“四眼子，你小子咋回事啊，咋老疑神疑鬼的呢？”

“不是疑神疑鬼，我看你好像有点不愿意干！”

“是不想干。”

“咱可先说好了，不想干你就回去，别到时候再把我卖了。”

“四眼子，你他妈少废话，我是那种人吗？刚才周扒皮找我，都让我推啦，哥们儿跟你干，你他妈还怀疑我。”

“啥？周扒皮找你啦？”

“啊，我出屋前，刚刚撂下电话。”

四眼子冷笑了一下：“周扒皮找你没好事，准是想干大买卖。”

“噢？”

“我跟你讲冬子，他那活咱不能干，万一栽了，就有掉脑袋的危险，咱还是小的溜地逗点零花钱吧。”

“今儿咋干？”我问道。

“还是我掩护，你使活儿，得手后你就传给我。”

“好，走吧。”

说着话，我跟四眼子来到6路车的始发站。刚好有一趟火车进站，下车的人不少，6路车门口挤得跟蚂蚁似的。我和四眼子扎进了人群之后，就互相配合起来。四眼子大声叫着，轻点挤，轻点挤，我是残疾人呐，他的喊声把不少人的眼光都吸引过去了，就在那一瞬间，我接连下了两个钱包。随着人群的拥挤，我俩都上了汽车，这时我注意到，一个干部模样的人在掏钱买票时，钱包里有不少大票。我就给四眼子使了个眼色，然后就慢慢向那人靠近，四眼子也向那人靠近。车厢里挤得跟沙丁鱼罐头似的，乘务员边报站名边不断提醒：“车上的乘客请注意好自己的钱包，严防小偷扒窃。”

我狠狠地盯了那个女乘务员一眼，妈的，她是不是认出我来了？以前，我跟四眼子，周扒皮他们没少在这趟车上做过活儿，也许那乘务员认出了我，才故意提醒乘客们的。这时，我发现那个干部模样的中年人一直用手紧紧地护着自己的口袋，不断地用警惕的眼光住四下瞅。已经过了两站地，我仍然没有下手的机会。这时，前边有一个女人突然大声叫道：“哎，不好啦，我的钱包丢啦！”

与此同时，又有一个男人也叫道：“我的钱也让人给掏去啦！”

这两个人这么一喊叫，车厢里一下骚乱起来，乘客们在拥挤中都用手捂住自己的衣袋。我注意到那干部模样的男人有些紧张，手在衣袋上捂得更紧了，这就更促使我下了非要把他拿下来的决心。就在这时，汽车突然猛地刹了一下车，车厢里的人都猛地往前一拥，这时四眼子突然叫道：“哎呀，有人掏兜啦！我的钱也被人掏去啦！”

说着，他就朝那干部模样的男人挤过去，边挤边大声嚷嚷：“停车，停车，这车上有小偷，我的钱包丢啦！”

四眼子这么往前一挤，再加上汽车猛然那么一停，那个干部

模样的人差点摔倒，他急忙伸出手去抓车上的扶手，就在那瞬间，我疾速地把他的钱包下啦。待他缓过神来，再去用手捂兜时，忽然脸色煞白地叫道：“我，我的钱丢啦！司机停车，我的钱丢啦！”

此时，我已经巧妙地把钱转移到四眼子手里。四眼子边接钱边故意哭丧着脸子说：“我的钱丢啦，这可是给我爹买药的钱呐！这可咋办呐！”

看着四眼子那副熊样，我差点笑出声来。

这时。车厢内有人大喊：“把车开到公安局去！”

四眼子也跟着吵吵：“对，把车开到公安局去！”

四眼子这么一嚷嚷，我就知道我传过去的钱包他已经洗完了，钱包已经扔到地上了，我的心也就轻松起来。而此时，车厢里已经乱成一锅粥啦，乘务员一个劲儿地大声嚷道：“别吵吵，别吵吵，前一站……”

我知道趁这乱营的时候，正是下手的最佳机会。于是我又把眼光瞄准了一个背包的女人，就在我把她的包割开，刚要伸手的那一刹那，手腕子突然被人抓住了。紧接着一副冰凉的手铐铐在了我的手脖子上，我刚要大声嚷嚷，制造混乱，猛听耳边传来一声小声的厉喝：“别嚷！别说我对你不客气！”

从我被抓到铐上手拷，一直到那人在我身边说话，都是在一瞬间完成的，一点也没有引起车内别人的注意，我知道我遇上反扒高手了，心想，这下可完啦，想不到刚一出手就栽啦。

这时，车到站，铐我的那个便衣忽然大声说道：“乘客们注意啦，丢钱的都跟我来！”

人们这才把眼光都注意到我这里，四眼子一看事不好，刚要溜，那老便一把把他抓住了，小声说道：“你往哪跑！”说着，咔地一声，那一半铐子已经铐在了他的手腕上了。

3. 后来我才知道，其实我们翻船那天，一开始就已经被人盯上了。盯我们那个人是市局刑警大队的副大队长，鼎鼎有名的反扒专家欧阳伟志。这个人的名字我以前倒是听说过，但从未跟他遭遇过。那天，我连连的几次得手，都被他看得一清二楚，他之所以没动我们，是怕引起混乱。所以，当车开到第三站，那站离重庆路派出所不远，他才出手把我和四眼子稳稳擒获。四眼子洗下来的钱一分不少，如数地还给了那些被偷的乘客，几乎分文不差。当时，如果不是欧阳伟志和那些老警的保护，我和四眼子非得被那些愤怒已极的人给揍扁不可。

当天晚上，我和四眼子分别被送进了拘留所。好在这里边对我来说并不陌生，算这次我已经是二进宫了。

但进了拘留所之后，好几天也没有人理我，整得我这心七上八下一点底也没有。

就在我蹲小号的那几天里，认识了一个叫熊三的人。这个人三十多岁，长得挺凶，我刚一进来那两天，他欺侮过我。后来，知道我这是二进宫，并知道了我是因为绺窃而进来的，那小子就又对我好起来了，天天没事就跟我闲聊。通过闲聊我才知道，他进来之前是跃龙夜总会的保安部长，因为有人在跃龙夜总会闹事，他把闹事那人的脑袋给开啦。好在那人没死，跃龙夜总会的老板是他的拜把子大哥，愿意拿钱为他把事摆平，所以，他对我说：“老弟，我没事的，三天五日我就能出去，你出去后，就上我们那儿玩吧，有我在，肯定能照顾你。”

一说到出去，我就有些忧心忡忡，谁知道我能不能出去呢？我已经进来好几天了，连个理我的人都没有，谁知道在这里蹲到啥时候是个头呢。

四眼子那家伙也不知咋样啦，从打进来，我还没跟他照过面呢，连放茅的时候也没有见过他。是不是把他押到别的地方去

啦？

就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有一天下午，突然有两个警察来提我。熊三说：“老弟，该你过堂啦，不该说的可千万别说啊！”

我故作挺有底气的样子说：“三哥，你放心，我绝不会胡说八道的。”

两个警察把我领到一间办公室里，一进屋，我就看见坐在办公桌后边的那个人正是抓我的那个欧阳伟志。由于那天我被他抓懵了，没注意他长啥样，今儿一看，这老警长得确实挺威势。四方脸，黑脸膛，厚嘴唇，连鬓胡子，个头不高不矮，一脸的凶相。

见我进屋，他指了一下他桌子前边的一张木椅子，说：“坐吧。”

我点头哈腰地说了声“谢谢”，就坐下了。

欧阳伟志又瞅了我一眼说：“抽烟吗？”

我忙说：“报告政府，我不敢。”

欧阳伟志瞪了我一眼说：“不敢？天底下还有你不敢做的事吗？众目睽睽之下都敢掏人家钱包，抽根烟就不敢了吗？”

他这么一说，我的脸呼地一下子就红了。

他扔给我一支烟，说：“抽吧。”

我接住烟，叼在嘴上，这时一个警察过来给我点着，边点烟边笑着说：“你这个小偷挺牛×啊，还得警察给你点烟。”

我已经忍了好几天了，这冷丁一见着烟，就跟蚊子见了血一样，狠狠地吸了几大口，一根烟转眼之间就被我抽没大半根。

欧阳伟志说：“轻点抽，别呛着。”

我急忙点头哈腰地说：“谢谢，谢谢政府。”

欧阳伟志不紧不慢地翻看着一本卷宗，一边漫不经心地对屋内的那两个警察说：“你们都出去吧，把门给我关严了。没我的命令谁也不许进来。”

那两个警察应了一声，就出去了。

欧阳伟志又扔给我一支烟说：“自己对着，慢慢抽吧。”

我接过烟，对着后，就瞅着欧阳伟志，等他发话。

但是，我瞅了他好半天，他也不发话。我的心有些发毛，就闷着头，慢慢地抽起烟来。我知道，我的前景不会太妙，反正落在人手里了，愿咋咋的吧。

就在我胡思乱想之际，欧阳伟志说话了：“你叫什么名字？”

“陈冬。”

“你这是第几次进来啦？”

“第二次。”

“上一次是为啥呀？”

“也是绺窃。”

“你咋没脸呢？”

“政府，我错啦。”

“你知道绺窃是什么行为吗？”

“是犯罪行为。”

“知道犯罪你为什么还犯？”

“我……”

“你把自己的欢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之上，你偷人家的钱去花天酒地，你想没想过，那些被你偷的人是啥心情？”

“政府，我，我下次一定改。”

“改？你都是二进宫啦，你改？你让我咋相信你呀！”

“政府，我要是再偷，你就把我手指头剁下”

“陈冬，你以为小偷小摸不是大罪吗？弄不好你这就是杀人啊！”

“杀人？”

“去年冬天，一个农村妇女进城来给她丈夫买药，一上车钱就被人掏去了，她这几百块钱是东挪西借好不容易凑齐来给她丈

夫救命的呀。你说那妇女回去咋见她丈夫？她一时想不开，就自己跑到火车道口，卧轨自杀了。”

欧阳伟志讲到这里，我看见他的样子非常沉痛，我也被他讲出一身冷汗来。

沉默了一会儿，他说：“你那个同伙叫什么名字？”

“叫陆海全，外号四眼子。”

“哦。”欧阳伟志轻轻点了点头，说：“我们准备再给你一次自新的机会，放你出去。但是，你要戴罪立功。”

“戴罪立功？”

“对，当我的线人。你愿意吗？”

那一刻，我突然觉得我有点傻啦。

4. 欧阳伟志看我有点傻，就瞅着我说：“怎么，你不愿意吗？”

这时我忙不迭地站起来说：“愿意，愿意，我一定戴罪立功，请政府相信我！”

欧阳伟志朝我摆摆手，说：“坐下，坐下。你急啥呀！”

我一看他那副严肃的脸孔，心里咕咚一下，急忙坐下了。

欧阳伟志又扔给我一支烟说：“知道我们为什么这样信任你吗？”

我茫然地摇摇头。

欧阳伟志自己点燃一支烟，慢悠悠地吸了两口，说：“因为我们相信，你跟四眼子他们那路人是不一样的。你从小没爹没妈，跟哥哥嫂子在一起，他们又对你不好，所以，你从16岁就自己过日子，认识了四眼子这一伙不三不四的社会渣滓，他们拉你学“艺”，教你偷窃的手段。你本来不想干，但又经不起金钱的诱惑，所以你才下水的。你是一个苦孩子，你有同情心。据我

们调查，自从你上次被抓出去之后，这五六个月，你一次也没有干过，今天这是第一次，还让我遇上了。这也算是咱们有缘吧。所以，我们想用另外一种办法改造你，让你在戴罪立功的过程中，改过自新，明白吗？”

“明白明白。”

“但是你要知道，当线人，干卧底，这工作也不好干，一旦你暴露了身份，你将死无葬身之地。黑道上的老大，社会上的人渣，他们不会放过你的。知道吗？”

“知道知道。”

“所以，要想干好这个工作，第一条就是保密。不许跟任何人暴露自己的身份，就连自己最亲最亲的亲人也不能让他们知道，明白吗？”

“从现在起，你就是我们的人啦！你的任务是在虎狼窝里为我们提供线索，保护人民的生命安全。因此，你不能做一点对不起人民，对不起我们公安的事情。”

“我明白。”

“从今以后，你的联系人只有两个，一个是我，另一个你也认识。”

“我认识？”

“对。就是上次抓你的那个于小刚。他是北郊派出所的所长。”

“啊，我认识，我认识。”

“有一些具体工作，由于小刚向你交待。”

我点头说：“明白。”

也不知为什么，那一刻突然有一种神圣感让我觉得我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陈冬了。我现在已不是社会混混，掏包扒窍的小偷了，而是一名在神秘战线上工作的公安战士了。尽管他们没有批准我加入公安，没有任何许诺，但我觉得我自己的灵魂，一下子

被这个庄严的任务给洗礼得透明清澈，微尘不存了。在那一刻，我又想起了电影上那些打入敌人心脏的地下工作者们，我现在不也是地下工作者了吗？就在我觉得既骄傲又神圣的同时，我也暗暗佩服他们，我这几个月的一举一动，都在他们的掌握之中。也就是说，从我翻船的那天上午，从家出去那一刻起，我就已经在他们的掌握之中了。因此，我在车上落网，一点也不奇怪。能跟这些既伟大又神奇的公安战士在一起工作，我陈冬这辈子也不算白活啊。

“政府你放心，我要是做了一丁点儿对不起你们的事，你立刻枪毙我！”

“用不着赌咒发誓，既然相信你了，我们就会放手让你工作的。虽然你不是黑道中的人，但也不是正路货，出去之后，跟那些社会渣滓道中人打交道时，既不能与他们同流合污，又不能让他们怀疑，这分寸你一定要把握好。有什么情况，随时与我们联系。以后，我的代号就是大哥，于小刚的代号就是二哥，明白吗？”

“明白明白。”

说着话，欧阳伟志拿起电话拨了几个号，跟对方说了几句什么。撂下电话不一会儿，办公室的门开了。我一看，进来的是北郊派出所的所长于小刚。于小刚一见我就笑了，在我的脑袋上拍了一下：“咋整的？咋又干上了呢？”

我急忙站起来说：“于哥，我对不起你。”

于小刚哼了一下说：“你对不起我是小事，你更对不起那些被你偷的人。陈冬，你这人咋属狗的呢？啥时候能把那吃屎的本性改了！”

欧阳伟志看我下不来台，就打了个圆场说：“算啦算啦，刚才他已经跟我认罪啦，说是一时鬼迷心窍，这回他决定悔过自新，戴罪立功。小刚，具体的工作该咋办，你来跟他谈吧。”

于小刚瞪了我一眼，说：“跟我来吧。”

5. 于小刚跟我谈完具体工作之后，天已经黑了。他领我上食堂吃了点饭，就让我回家了。

我踩着一路似水的灯光树影，慢慢地在街上走着，我不想坐车。就想这么走走，让我这既兴奋又混乱的大脑在这春夜的灯河树影的洗礼之中，理出一点头绪来。

我不知我走了多长时间，也不知是咋到家的。反正当我进屋往床上一躺的时候，发现墙上的石英钟指针已指向零点了。零点，这是新一天的开始，也是我新生命的开始。我从床上爬起来，走到墙上的一本挂历前，用油笔在一个新的日子里狠银地画了一个圈儿。那一刻，我暗暗下定决心，我要从这一天的零点，让我的生命从零开始，重新活一回。

接下来的几天里，日子过得很平淡，我连一件正经的事也没有做成。我知道，我不是黑道中人，我只是一个小偷小摸的小扒手，黑道中人是看不上我这路人的，要想混入他们的那个圈子里，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但是，我既然答应给人家当线人，就必须想办法往这个圈子里混，只有混进这个圈子，才能得到有价值的线索。进这个圈子，还得保证不能与那些人同流合污，不能做出对不起社会对不起政府的事来。所以，目前我只能在我有限的生活范围内给政府提供一点七零八碎的线索。

大约是我回家十几天后的一天傍晚，宁静了多日的屁儿屁儿机突然叫了起来。我一看，是一个挺生疏的电话号码。我犹豫了一下，就给对方回了一个电话。

“喂，谁呀？谁打的传呼？”

“冬子，是我。”

我一听是周扒皮的声音，心里就不由自主地咯噔了一下子：

“雁涛，你在哪儿呢？”

“我在跃龙夜总会呢。”周扒皮回答说。

“干嘛呢？”我问道。

周扒皮嬉笑着说：“泡小姐呗，在这种地方还能干啥？”顿了一下，他接着说道：“冬子，你过来一趟啊。”

我踌躇了片刻说：“有事儿？”

“没事就不兴找你吗？听说你跟四眼子进去啦，哥们儿想请你喝点酒，给你压压惊。”

我一听他提到了四眼子，心里便不由得划了个魂儿。自从我出来后，一直也没有四眼子的消息，也不知道他出来没有。我估计周扒皮他们兴许能知道点信儿，于是我说：“四眼子在你那儿？”

“你过来就知道啦。”

“让你破费真有点不好意思。”

“别他妈跟我装啦，这些年你少吃我啦！少废话，快点打车过来吧。”

“那好吧，我这就过去。”

撂下电话，我想给于小刚打个电话，把我今天晚上的活动向他报告一下，但又转念一想，还是先不告诉他为好。因为于小刚曾嘱咐过我，没什么大事，不要老打电话，以免暴露身份。现在我还不知道周扒皮请我喝酒有啥勾当，就匆忙给人家通风报信，显得太轻浮太随便了。于是，我打消了打电话的念头，匆匆洗了把脸把好几天也没有梳理的头发梳理了一下，我想尽量把自己整理得精神一点去见周扒皮。

大约是六点半左右，我就赶到了跃龙夜总会。门前已经停了好多车，净是一些高档进口轿车；门前的霓虹灯在还没有黑透的黄昏与黑夜的交替中闪着五颜六色的彩光，一些礼仪小姐身披绶带，站成两排，恭候着客人的到来。我从出租车里刚一出来，就